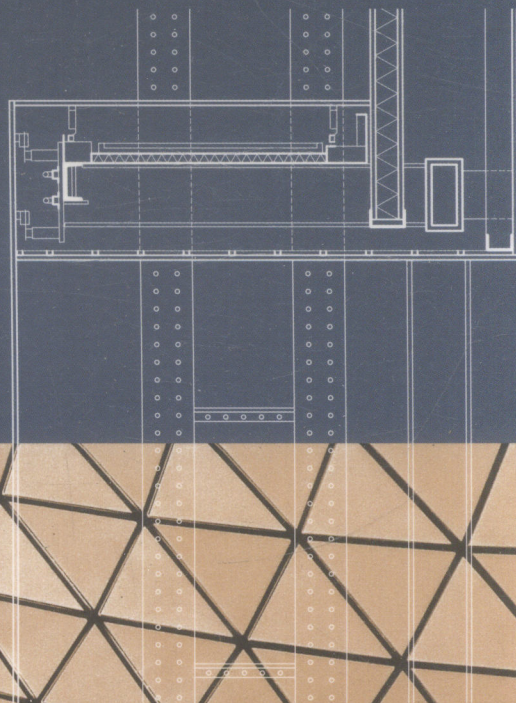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改扩建

Building in Existing Fabric

克里斯汀·史蒂西 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改扩建

in **DETAIL** Building in Existing Fabric

DETAIL 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改扩建

翻新·扩建·新设计

克里斯汀·史蒂西/编

刘 佳 官晓晶 王 丹/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Bauen im Bestand / Building in Existing Fabric
by Christian Schittich (Ed.), published in 2003
by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Architektur-
Dokumentation", München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著作权合同登记06-2009年第05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扩建/(德)史蒂西(Schittich, C.)编;刘佳,
官晓晶,王丹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5
(DETAIL建筑细部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Building in Existing Fabric

ISBN 978-7-5611-4707-8

I.改… II.①史…②刘…③官…④王… III.①建筑物-
改建-案例-研究②建筑物-扩建-案例-研究 IV.TU7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3715号

出版发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软件园路80号 邮编: 116023)

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30mm×297mm

印 张: 10.75

出版时间: 2009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红颖 房 磊 张昕焱

封面设计: 苏儒光

责任校对: 杨宇芳

书 号: ISBN 978-7-5611-4707-8

定 价: 168.00 元

发 行: 0411-84708842

传 真: 0411-84701466

E-mail: a_detail@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目录

创造性改扩建 Christian Schittich	6	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房子 Fink + Jocher, 慕尼黑	86
改扩建——新标准 Johann Jessen和Jochem Schneider	8	雷姆沙伊德的房子的扩建 Gerhard Kalhöfer, Stefan Korschildgen, 科隆	92
无生态可言的乡村建筑 Günther Moewes	20	鹿特丹的“寄生虫” Korteknie & Stuhlmacher, 鹿特丹	96
现代建筑的维护 Berthold Burkhardt	26	波尔图的餐馆 Guilherme Páris Couto, 波尔图	100
Salemi的城市复兴 Álvaro Siza Voeora, 波尔图 Roberto Collovà, 巴勒莫	36	德累斯顿壁板式构造住宅 Knerer and Lang, 德累斯顿	104
托莱多的文化中心 Ignacio Mendaro Corsini, 马德里	40	库尔的住宅开发项目 Dieter Jüngling and Andreas Hagmann, 库尔	108
Colmenar Viejo的博物馆 Aranguren Gallegos, 马德里	48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大楼 Baumschlager & Eberle, 瓦杜兹	112
纽约的商店门面 Future Systems, 伦敦	52	英戈尔施塔特的阿尔夫·莱希纳展览馆 Fischer Architects, 慕尼黑	122
Criewen的游客中心 Anderhalten Architects, 柏林	56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ichael Maltzan architecture, 洛杉矶 Cooper, Robertson & Partners, 纽约	128
Flims的黄房子 Valerio Olgiati, 苏黎世	62	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 Herzog & de Meuron, 巴塞爾	134
Sent的住宅与工作室建筑 Rolf Furrer, 巴塞尔 Christof Rösch, Sent	66	都灵的文化商业中心 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 热那亚	142
Schwindkirchen的教堂社区中心 arc Architects, 慕尼黑	70	纽伦堡的纳粹党国会大厦的文献中心 Günther Domenig, 格拉茨	154
柏林的Loft改建 Rudolf + Sohn, 慕尼黑	74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央庭院 Foster and Partners, 伦敦	162
蒙鲁日的住宅扩建 Fabienne Couvert & Guillaume Terver, 巴黎 IN SITU montréal, 蒙特利尔	78	索引 作者介绍 图片鸣谢	170 172
慕尼黑的房屋扩建 Lydia Haack + John Höpfner, 慕尼黑	82		



创造性改扩建

Christian Schittich

对现有建筑所做的工作早已不仅仅是探讨如何保留城市意象和历史古迹的问题，从经济和生态角度来说，它已是势在必行之事。在一段时间内，当资源和污染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国家人口数量的下降而加剧，对现有建筑环境所做的工作——维护和修缮以便再利用，而不是破坏更多的绿色空间和开采更多的资源，在当今社会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总建筑数量将持续稳定增长，改建与翻新建——在如今的中欧，其所占建筑业的比重已近40%——在不远的未来也将持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因此，现有建筑不仅仅包括列管建筑，也将逐渐囊括普通建筑——战后的工业建筑或公众集合住宅项目。相应地，所涉及的工作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简单的维修到功能和美学上的优化，或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提升；从依据原貌修复到创造性改扩建。在每一个案例中，建筑师尽可能依据现有建筑本身状况来决定应对方式。

长久以来，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对中世纪维罗纳的Castelvecchio博物馆（1956年~1964年）的改造被公认为是所有创造性改扩建的基准。斯卡帕在该项目中所提出的原则——凭借材料间的差别使新建部分与现有建筑明显区分——如今依然是很实用的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列管建筑的改扩建处理上。尽管很少运用矫揉造作的细部处理手法，但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的西西里岛Salemi的城市复兴项目（见第36页）和Ignacio Mendaro Corsini在托莱多将一个教堂改建为文化中心的工程（见第40页）都是追随斯卡帕传统的范例。然而，更常见的设计原理是：为进一步模糊现有建筑和新建部分之间的界限，建筑师采用新方法解读现有建筑并提升其品质。两项针对列管工业遗址的壮观的改建项目就是应用这一原理的实例——伦敦老发电厂转变为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见第134页）和都灵的非亚特汽车工厂改造项目（见第142页）。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对标志性建筑林格托会议中心大楼的改造方式几乎可以被描述为是实用主义的：从外观看，老建筑几乎没有改变（除了屋顶的两处改造），而大部分室内改造则尽可能与老建筑自然衔接，从而呈现出一种近乎天衣无缝的新旧相融的特征。另一方面，（隐喻地说）君特·多明尼戈（Günther Domenig）刺穿了纽伦堡古老而厚重的德意志帝国文献中心（见第154页）的肉体，为这座令人头痛的建筑——尽管是消极的历史遗产但也是理应被保留的重要历史性建筑——成功地找到了恰当的

用途，即作为新文献中心，而非掩饰它的过去。在上述例子中，老建筑的结构和外观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而住宅项目的翻新（尤其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千篇一律的壁板式构造）不仅着眼于居住环境的改善，同时也要在外观形象上下工夫，如Knerer and Lang为德累斯顿壁板式构造住宅增设阳台的例子（见第104页），还有Baumschlager & Eberle只保留了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ünchener Rück）办公大楼光秃秃的承重结构，打造了一座无论外观还是内部都显示不出任何旧有痕迹的现代建筑。

长期以来，建筑师更愿意依靠壮观的新建筑来赢得声誉，而把改建和翻新看做是无法回避的倒霉事。经典现代主义时期，这一状况尤其如此，那时候老建筑几乎被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而先锋派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创新中。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了。上面所提及的实例和本书所收录的其他项目都表明了建筑师对现有建筑所实施的各式应对手法、可能性和态度，证明了这个主题是绝不会无趣的。与此相反，强加于建筑师身上的既定建筑的束缚恰是建筑设计中极具创造性且令人着迷的工作之一。



改扩建无处不在。卡尔卡（Kalkar）的核反应堆——那里从未真正产生过“反应”——已经被改造成一个会议和休闲中心，科隆一个废弃的变电站如今容纳了若干画廊（图2.11），弗莱堡新地铁总站的综合影院现在已被改建为办公区和一个天文馆（图2.10）。改扩建的实例还有很多，而且它决不仅限于这样奢侈的解决方式。¹一段时间以来，改扩建并没有仅局限于列管建筑，它已经触及到了普通建筑。今天，人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改变——没有一幢建筑物不适于改扩建。规划和设计的未来首先就存在于现有的“大量建筑产品”之中。

对现有环境进行修缮的城市规划

未来，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任务是否主要就是针对那些现有部分进行修缮、改建，甚至彻底拆除呢？自20世纪70年代初，投入到现有建筑的资金逐步超出针对新建筑的投资——存在一定的经济变化因素。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半数的建设基金投入到现有建筑。从那时起，这个比率便朝向有利于现有建筑工程项目的方向持续变化。

任何一个预示人口数量将减少的地方，对新公寓、幼儿园和学校的需求都会降低，而对老年人住所和私立疗养院的需求量将增长。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几座大城市和其他欧洲地区，正面临着饱和市场的严峻考验，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要将整个住宅项目夷为平地。人们有理由设想，未来，空置的工业和住宅区将与空置的商业和办公建筑相邻接。经济合理化原则将在这里——尤其是银行业和保险业——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导致办公区的废弃。

最后，从生态学角度来说，规划现有建筑——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尺度上——同样是势在必行的。如今，对老建筑的翻新和改建已成为城市规划策略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它的优势在于资源重组。这已经改变了人们看待现有建筑的方式：现有城市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存放大量材料和能源的贮藏库。与此同时，常见的城市发展模式仍在运作：在德国，对土地的使用实际上仍然没有减少，每天所消耗掉的土地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130万平方米。²

不论改造程度怎样，城市规划总是伴随着城市的扩展、改建和

维护。使现有建筑适于新的功能需求，而不是拆毁它然后再在开发过或未开发过的土地上兴建新建筑，这是在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中所要坚持的东西。在前工业时代，改建现有建筑以适于新用途是一种经济需要和文化规范。一座建筑的技术与时间投入和长久使用周期及价值都要求设计师建造经久耐用的建筑，并小心维护。建筑材料的有限可利用性、运输方式常常与拆毁建筑同样费力、昂贵，如此建筑现场、构件和建材的“回收再利用”便成为一个准则。

凭借现代城市规划对待现有建筑的态度，人们可以把始于19世纪中期的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解释为被一种看似无穷且持续膨胀的精神驱使下的一个非典型历史阶段。在城市规划文脉中，伴随着19世纪工业扩张的疯狂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投机性扩张中，过分注重新建筑被看做是一种进步和繁荣的表现，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历史极深的否定。在城市中心区，新百货公司和办公建筑替代了老建筑，使现有的市中心呈现出新面貌。无论何时，只要城市改造被作为一个公共任务，就等同于在说拆毁和新建。对老建筑的赞美也仅限于经典建筑，如城堡、教堂和堡垒。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轻视老建筑的这种态度还是没有得到改观，相反，新的城市理念——经常是被审慎地设计出来以显示与老城市的不同——往往趋向于拆除“过时的”城市建筑。这种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呈鼎盛态势，反映了当时城市规划的特征（除极少数情况外）。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德国超过70%的现有建筑项目是在过去50年内建造出来的。由此，翻新和改建被建筑师和规划师看做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次要的任务。

城市规划开始更多地重视保存以及利用现有建筑是最近才有的现象，与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城市规划的一个争议性转变——从城市重建变为城市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在城市重建地区创造一个城市意象并对基础设施加以改进是要努力的目标；老城镇中心和19世纪邻近城市中心的住宅区是所保护的對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重建开始蔓延至乡村、工业和交通废弃地、大型住宅综合项目，甚至原先的军事设施，改扩建已经成为基于经济和生态学而制定的全面城市规划策略中的一部分。此时，反城市化也清楚地揭示了另一个深刻的转变：改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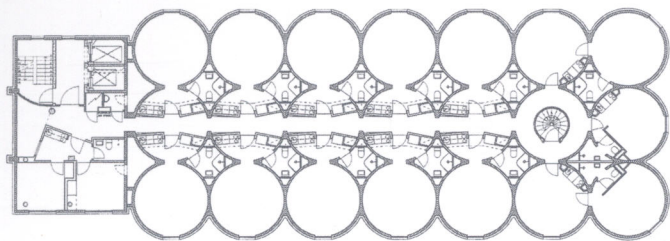


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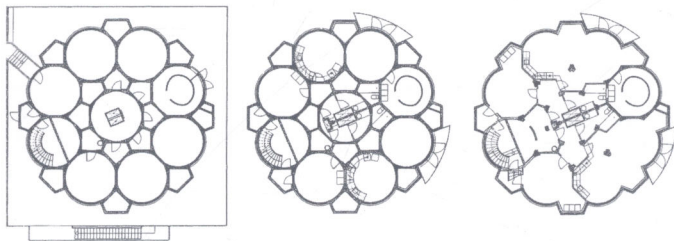


图2.3

的周期已经赶上了短暂的生命周期。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临时用途作为长期策略的一部分所具备的优势。欧洲的一个研究项目“城市催化剂”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该研究项目探索了在城市重建中规划目标和临时文化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如规划好的柏林共和宫（图2.9）的临时用途。

对于我们的城市及市区的未来生存来说，对现有建筑的结构性调整已经成为一个甚至可能是最为核心的标准。改扩建代表了对材料、空间和能源的经济化利用，并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基础设施。同时，它已成为一个提升场地价值的营销工具。如此，创新与老建筑结构不再是互相矛盾的。没有哪类建筑或场地原则上是不适于将来被翻新和改建的。过去50年内所建造的大量建筑物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加入到被翻新的队列中，且周期日益缩短。在这一趋势下，除了针对大型综合住宅项目的“形象提升”外，还有对商业及工业区的翻新，从而带动了服务业、与能源相关的建筑与住宅、与媒体相关的办公建筑的“花样翻新”、步行区和商业中心的“重新激发”等等。翻新与改扩建是城市土地和建筑管理所需要的有效策略。如果这些被直接运用于20世纪后半叶的公寓、办公和商业建筑中，那么它们必将成为建筑研究的焦点。翻新与改扩建如何得到合理的规划和建筑方法呢？在缺乏存放建筑材料的空间和急需高效率的后勤帮助的条件下，怎样在现有环境中进行翻新工程呢？改扩建的范围不仅包含批量建造的建筑，也包括笨重的特定建筑：如发电站、百货公司、地铁站和图书馆等功能性建筑。同时，人们已经把前麦芽公司改建为避难所，将旧沉淀池变为潜水池，把老教堂转变为室内篮球场（图2.7），将煤气厂改造为展厅。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景观本身已经进入到这一过程³：位于老钢铁厂和矿井场地上的艾美溪公园（IBA-Emscher）中的几处景园是极具说服力的例证。随后在其他重工业基地和褐煤矿区又有了几个相似的项目。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些逐渐消亡的城市中，有些提案甚至建议把先前的城市土地恢复自然原貌。

折旧的期限在逐渐缩短，而改扩建的周期早已超过了遗产保护的规定时限。如今，人们正对20世纪60、70年代的建筑进行修缮、翻新，使之现代化以适于新用途。我们知道，这些建筑通常不会被列入遗产保护名单中。既然它们通常不被重视，我们就有理由假定这个时代的不少遗留建筑已被毁坏——毫无疑问人们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一损失。现在，当新建筑被设计和建造出来时，人们期望在这样的开发中——就项目的“预期建筑经营”意义而言——能考虑到建筑的可持续性、未来应用的灵活性和可转换性，从而确保将其整合到尽可能彻底的材料回收再利用的周期中。⁴尤其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制造业和工业项目来说，投资者被要求在建筑许可申请中确定可能的备选用途，以防规划实施并不如预期般经济可行。通过合理的努力，这些项目应该可以被改为另一种，甚至是第三种用途，如办公、公寓，或者其他商业用途。“如果用心选择合适的结构和材料，建筑几乎可以不制造建筑垃圾且只需很少的维

护，它们能灵活地应对各种变化，并在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近乎百分之百地被回收再利用。”⁵ 投资预算不仅包含建造所需经费，还应将拆除总费用计算在内。如此便导致了制定决策所依据的参量的改变：突然之间，即使从经济角度来看，翻新与改扩建也同样充满了吸引力。对于新建筑而言，毫无疑问将出现矛盾：一方面建筑的折旧期限很短，生命周期有限；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长期投资，在规划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其对尚未确定的新用途的适应性。

新用途是如何与现有建筑相适应的？

改扩建改变了物体与其功用之间的传统关联：在新的建设中，尽管建筑外观通常总是为了一个给定项目而设计的，但其实这一外观形象早已存在于那些必须开发出新用途的建筑中了。对于规划师、建筑师和委托人来说，设计任务的挑战性和可能性就在于对传统的颠覆。既然除了那些作为遗产保护的历史性重要建筑，平常的、往往并不重要的建筑同样可用于多种用途，那么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改扩建计划。就新用途与老建筑整合的问题，我们能够确定三种不同的模式。除了特征明显的建筑——其特殊结构与空间特征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它们的功能用途——还有一些建筑为短期项目提供空间，这类项目不能够在别处实行，商业建筑也是如此，它们已经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经济价值增长周期中。

特色空间——作为展示空间的现有建筑

改扩建作为保留经典建筑作品的惟一方式仍然是最常见的。新的用途——通常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式：城堡被改造为城堡博物馆，炮台被转变为军事博物馆，证券厅被改建成城市博物馆（见第56页，Criewen的游客中心）。甚至将庄园变为会议厅，教堂改为社区中心，或是将粮仓改成图书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传统意义的历史保护建筑本身的价值与其新的公共用途之间毫无矛盾。这些项目地位显赫，经常作为一个城镇重要的文化标志和历史遗迹。之所以这是一个流行的改扩建方式，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利益的证据。这些项目增强了地方文化形象，同时如果它们能够带动旅游业发展，也就具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要承受高昂的费用，更多严苛的限制被强加于历史建筑公共用途的选择上。

- 图2.1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大楼；Baumschlager & Eberle，瓦杜兹。
- 图2.2 奥斯陆的前粮仓改建为学生公寓（1953年），楼层平面图，16层，226套公寓；HRTB AS Arkitekter MNAL，奥斯陆。
- 图2.3 哥本哈根的前粮仓改建为公寓（1957年），楼层平面图；Vilhelm Lauritzen，哥本哈根。
- 图2.4 爱因霍恩的旧飞机棚改建为临时滑板场；Maurer United Architects，爱因霍恩。活动空间——飞机棚转变为室内滑板公园。

图2.4



创业者的落脚点——合适的建筑

与上述类型相对的是没有或只有一点点经济价值的闲置建筑，它们被认为是不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通常是一些老工业和制造业厂房。它们提供了其他建筑提供不了的机会：大空间、低租金，这有利于将各种功能重新整合、对空间进行个性化诠释和提供不寻常的空间体验。视觉艺术家可能最先发现把老仓库和制造工厂作为大规模廉价工作室的用途，而文化运动也同样引领了对折旧建筑的占用。老厂房是前卫人士体验新居住环境和社区生活的最时尚的选择之一。年轻的企业家常常抓住机会利用这类建筑去度过一个短暂而廉价的过渡期，从而迅速进入自主创业。占有和利用也可以以其他一些更加随意的、临时性的方式出现——如滑板爱好者和乐于社交者也可将城市空间用做不同于原先设计意图的其他创造性用途。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能完成改建，所需要的只是很少的一些设备，如坡道和木板（图2.4）。在此，设计或建筑只是次要的问题，空间本身才是最关键的部分——空间在“空”之中蕴涵着其自身的思想。近些年来，占用旧建筑的现象已经从工业区发展到闲置的服务业建筑。

图2.5



作为开发项目的改扩建工程——营销现有的建筑

众所周知，上述廉价地利用老建筑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维持下去的，临时占用经常发生在前期或者过渡期。它们打开了一扇朝向新市场的窗户，展现了对于用途的有效选择。改扩建已经走向市场化，老建筑的价值被认为比纯粹材料本身的价值重要得多。⁶临时使用者被迫离开，去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那些后来被重新评估的地区的所谓“中产阶级向劳动阶级居住区移居”，伴随着更高的租金及居住和商业相混合模式的改变，且常常也伴随着地方特征的彻底丧失。与此同时，改扩建已经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得益于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对老建筑越来越多的重视。工厂用做公司总部，军营变成旅店，粮仓改为老年之家。各种居住方式——始于旁观者的取向，如Loft——早已作为一个新热点刊载在数不清的家具宣传册上推荐给普通大众。在大城市中，针对高端房地产市场，把工厂改造成公寓已经成为一项最有利可图的房地产项目。尽管迄今为止总是依靠建造新建筑来提供需要很大建筑面积的零售抑或办公之用的空间，但改造旧建筑以适于这类用途也已成为一个有利于销售的选择，而从个体投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简单直接的投资考虑。除了物质标准，如更少的开发投入、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大空间等非物质标准也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作为一个软场所要素愈加显得重要起来。任何被认为是古旧的或是历史性的东西所具有的影响力——弥漫在新旧之间充满张力的空间内的一种洋溢着真实感的气氛——成为创新、想象、开放性和适应性的立足点。潜在的不利因素都被依次接受了，如空间设计上的妥协或较低的装饰标准。甚至于明显的风险都不再是威胁，如很难充分预知改建所需经费、时间和可能遇到的障碍。创新的含义已经从“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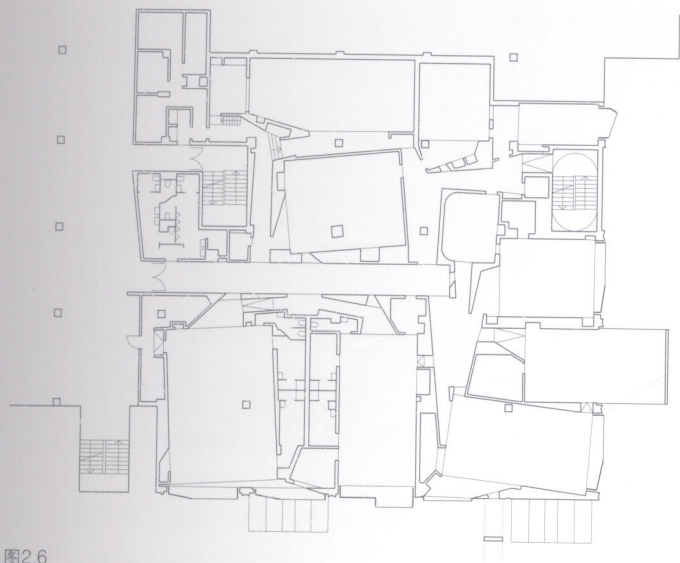


图2.6

新的新建筑”变成“改建老建筑”，进而甚至又变成了“在新建筑中注入古老的因素”，这种改变的最好证明就是新建筑类型正在从改扩建中衍生出来。如今，开发商正在建造新的Loft，因为承租人和业主看重了其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在这个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时代。因需要而在那些室内任何地方都不见阳光的建筑中工作，有着中央交流区的综合办公建筑应运而生，它们已成为当代新“交流”建筑的原型。把巨大的工厂大厅改造为一个绝妙的博物馆，这样的例子暗示着下一个新博物馆项目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厅堂以及能很好地适应经常性的变换、改造和调整的内部空间。

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对改建建筑存在一个可以确定的要求或更为功能化的概念。如下面的例子，对于一些有专门用途的项目，事实上几乎不可能确定其可用的新用途，同时，要拆除它又将耗费不菲——如碉堡——或其他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标志出某个特别空间的文脉，从而可得以保留，如煤气厂或者老制造基地。在这些项目中，有必要开发出一个与建筑及其所在地相匹配的功能，从而建立起空间与功能的新关联。将粮仓改建为公寓大楼（图2.2、图2.3），将炼焦厂转换为展览大厅，又或是将游泳池变为图书馆都是这类项目的例子。一个可应用于如此复杂的大规模建筑上的理念往往就是多功能复合综合体，其在任何其他地点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建设都将是不可思议的。项目的关键问题就是功能问题，也与大量的建筑元素有关，它们不能宣称自己具有“独特性”，因为它们是“批量生产的产品”。

对于纯粹的普通建筑和相应的普通用途的改扩建理念，如公寓和办公建筑，是一些地方所需要的。在德国，这是最近流行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城市中的一个挑战。鉴于对人口的预测，在过去50年内拔地而起的建筑会发生什么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目前，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改扩建应该总是替代拆毁、复原或现代化的另一项可行措施。巴黎已经出现了开创性的变革（德国还没有这样的尝试）：把不再适于销售的办公空间——主要是20世纪60、70年代的建筑——改建为低廉的补贴住宅。1994年以来，这一变革已经在政府的赞助下得以推行，许多项目已经广为人知。⁷较新且可改建的建筑数量不断增加，然而由于其在精简化和构件预制方面的特性，很难确定其新的使用理念。未来，关于某个新项目适于放到一个现有建筑外壳之中的问题，将不仅仅是专业人士争论的焦点，也将作为一个公众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图2.5 巴黎St.Denis的原图书馆改建为艺术学院；
立面：Bernard Dufournet和Jacques Moussafir。

图2.6 艺术学院（图2.5）上层平面图；
20世纪70年代建筑：适宜的新结构嵌入坚硬的建筑格栅框架中；
在艺术学院，新旧整合，空间序列与老建筑形成对比。

改扩建的美学基础

随着改扩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并延展，由于在老空间和新用途相适应的问题上存在先天性不足，之前建立起来的设计原则被重新拿出来加以讨论。当新功能屈从于“天赐的空间”，传统的“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则并不是惟一被颠覆的。很显然，甚至“差异永远存在”这句格言都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特指为人们所推崇的卡洛·斯卡帕对旧建筑的改造方式——而是被一种为特定对象所提供的設計方法所代替。老建筑和新用途的结合要求根据相应的对象和任务提出其特有的解决方法。换句话说，绝好的地点通过改建获得新生。建筑师在历史的长河中探寻，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把改扩建当做真正的设计任务和艺术挑战。这表明了这个职业在如何定义自身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转变，同时也说明了这一领域在实践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新建筑依然被认为是最有益的，因为它在空间设计上提供了更好也就是更加自由的机会。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建筑倡导者把现有建筑看做是从辩证的矛盾中迸发出的有益推动力的来源——同时伴随着在复原和翻新项目中越来越多的经验。

设计所涉及的范围从不考虑新用途，把老建筑真实地复原到最初状态，一直到不负责任地将新与旧缠绕在一起并大片拆除旧建筑建造新建筑。它从重建一个被破坏的意象，到保留那些仍然存在的東西，再到强调新旧之间的对比和所有完成再设计的方式。在改扩建的实例中，设计策略从“不是旧就是新”的这种“不是……就是……”的两个极端中挣脱出来，转变为“既是……也是……”。形象状态是旧的，但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因素取决于具体的建筑任务以及特定的情形，但最关键的是取决于价值，建筑师要将价值附加在相应的建筑上，这一点比任何保存（这些建筑）的需要都更重要。就设计的观点而言，能够使改扩建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正是不同的历史层面间的整合。新建部分本身并不构成一个自治的、独立的意义，而往往却建立了与现有要素之间的对话。如同已经大大扩展了的用途一样，对建筑进行改扩建的工程也更多样化了，这样一来，确定权威性的美学原则就显得十分蛮横，并可能是不正确的。没有人能为特定的建筑设计任务创建设计准则，规定新功能与设计哲学之间的从属关系（形式追随新功能），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美学观点应用于现有建筑（形式追随现有因素）。多样化的形式及其相互组合才是准则。即使在每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单个项目受特定条件（取决于现有建筑、概况、委托人意图及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建筑师的设计）所支配，我们也可以确定创造性地改造现有建筑的三条不同途径及标准。

完整保留旧建筑——在原作中寻找灵感

保留和保护旧建筑是大多数改扩建最重要的出发点。从美学角度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视觉表象上参考现有建筑的历史形

图2.7





图2.8

象。这条途径在传统意义上与遗产保护联系在一起，首要的是找寻并确定一种与原先的意图或结构之间有相似之处的新用途。通常的一个做法是诉诸于文化功能：城堡几乎没有改变地被保留下来作为展示贵族生活方式的博物馆，老庄园被改为图书馆。建筑内部被保留下来并向公众开放。对经典建筑的保留是许多地方性历史博物馆或工业博物馆的目标，因为这些建筑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展品。在这些例子中，建筑物的历史形象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标志，即便它们并非完全保持原样。所有对建筑的干预都一定要将改变控制在最小限度，在最严格的限制下操作。以保存的宗旨实施的改扩建，设计理念的关注焦点在于真实性及在形式上对“整体旧”的保存。然而，把旧物完全保留下来的理念同时也可作为研究与修复密切相关的概念和设计方法的一个起点——修复历史性的气氛要比“纯粹的”追求真实性的雄心更为重要。建筑师运用传统历史意象，由此，外观相似或真实的历史形象就显得比追求真实性更加有趣。在这些例子中，被保留下来的建筑外观包裹着一个全新的内容，也就是说，内部和外部相脱离。结果是现有建筑“被完善了”，且往往看起来比原来的更像原来的。

与追求真实性的理念相对的是对建筑的衰败加以控制的策略。在这里，美学的关注点在于原初的，或者应该说是保持了原初状态的东西。这一策略适用于一座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机会被保留下来的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建筑。因此，沃克林根钢铁厂（Völklinger Hütte），一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钢铁厂房，已经处于不断的腐蚀中多年了。有限的物质实体及其不断消失的过程成为了“绝对诚实”的一种表达。

参考现有建筑的直观形象发展而来的美学理念是多种多样并相互矛盾的，涉及从对现有建筑的严格保护到展示其外在历史形象的演变过程。然而，所有这些美学理念的出发点都是旧建筑的历史形象，这决定了这类改扩建在形式上表现为“整体旧”。

层与片断：差异的概念

第二类设计策略的基础理念：在一幢被改建的建筑中，现有部分和新建部分通过相互对比而表达出自身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层次之间相互关联。均质的整体被双层或多层模式替代，这种模式中的空间由不同的片断组成，而这些片断只是清晰地表达出由它们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整体（见第66页，Sent的住宅与工作室建筑）。新成分是一个明显的附加物，在形象上清晰可辨，与现有部分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差异被创造出来了，这个差异是不同，而

- 图2.7 特里尔的前教堂修道院改建为文体中心；
Alois Peitz，特里尔主教教区规划权威人士；Gottfried Böhm，科隆；
Dieter G. Baumewerd，明斯特；
教堂的空间构造被保留下来，通过室内翻修进行简单的“改编”。
- 图2.8 慕尼黑的Lenbach-Haus美术馆；Kiessler + Partner，慕尼黑；
城市基础设施营造了宁静的空间——对现有场地的设计是最低要求：
入口、展示柜和橱窗。



图2.9

非不协调。空间的张力产生于不同的时间和形象层次间，这被作为设计的主题。从这些差异是如何演绎而来和一个新的、暂时是最后的层次是如何被加进去的，表现出每位建筑师明显的个人特征。新旧两部分通常被平等对待，两者都得到了同样的强化处理。因此在设计过程中，现有建筑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历史层次。卡洛·斯卡帕的作品是对现有建筑采用这类组合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最近的建筑中，没有一座是比维罗纳的Castelvecchio博物馆（1956年～1964年）更好地诠释了“赋格曲艺术”。

强调差异的策略并不试图彻底地改变现有建筑。相反，历史的构筑物被视为重新解读的一次机会。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形成了拼贴、反差、截然不同的片断设计法则，它们通常呈现在同一文脉中。对材料的选择强化了这种差异：钢材、玻璃和混凝土象征着与砖石、天然石材或简朴的石膏相对比的“新”。对不同的要素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手法，而其中手工艺的细节是最重要的。

对“尴尬的”纪念性建筑进行改建是一种特别棘手的挑战。纽伦堡原纳粹阅兵场上的文献中心（见第154页）的改建所采用的“差异策略”是一个示范性的解决方式。⁸ 不管结果是微小的干预还是应用于一个深远的再设计中的广泛性原则，也无论尺度怎样，这种态度几乎在所有20世纪80、90年代雄心勃勃的建筑改扩建中都可以觅得。

现有建筑作为“新整体”的材料

对现有建筑持续不断地再评估也能不断更新对那些看起来贬值或是微不足道的建筑的用途的想法。近些年来，这已经转变为一种不断强大的保留普通建筑的趋势，这些建筑——没有代表性特征或者象征性价值的普通功能性建筑——在先前毫无疑问是要被拆毁的。决定在新项目中保留这些现有建筑缘于简单而实际的原因，如经济上的考虑或地区限制。

改建批量生产的建筑物的领域并不能算到遗产保护或者重要文化建筑的类别中，而是形成了第三种基本设计态度：把现有建筑看做可以自由运用并可加以改变的“建筑材料”，并将其直接应用于一个“新整体”中。现有建筑和新建部分之间的过渡是天衣无缝的，新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并不存在分界点。现有建筑可以被随意地处理和解读，没有严格的方针或法则，没有“对真实性的要求”。虽然现有部分依然可被识别，但最后的整体却是彻底的转变。没有为了与新建部分增加对比而对现有部分加以夸张的强调，而是作为“共生”的情况——这一概念已经进入到建筑讨论中。这类结合既不是截然不同的“旧”，也不是截然不同的“新”，相反，它同时包含两者，却又不会使任何一方清晰地呈现为某个层或某一类别。被改建的建筑呈现为一个均质的整体。这种设计途径恰恰由于其本身并不追求完全符合原貌，但结果却往往原汁原味。建立在尽可能多地拆除现有建筑的物质表皮基础上的设计理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现有建筑被拆除到只剩下承重结构，再被